

伊克昭盟武装斗争史料

(一八五八—一九六四)



伊克昭军分区党史资料征集编写组

内部
参考

伊克昭盟武装斗争史料

(一八五八年——一九六四年)

伊克昭军分区党史征集小组编写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第一章 “独贵龙”运动（一八五八年至一九二三年）.....	3
第一节 “独贵龙”运动的兴起	3
第二节 “独贵龙”总部的成立	8
第三节 初露头角斩诰命	9
第四节 被捕、释放、旅居	11
第二章 新“独贵龙”运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	14
第一节 “独贵龙”的新生	14
第二节 组建人民政权	14
第三节 组织人民武装	15
第四节 开展武装斗争	16
第五节 求援、遇害	19
第三章 党培养的蒙古武装（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	21
第一节 达拉特的“独贵龙”	21
第二节 阳光照亮了蒙地	22
第三节 蒙古工作委员会的变迁	25
第四节 蒙古游击队的产生	25

第四章 在生死存亡的年代里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30
第一节 牧区党委会的结论	30
第二节 开辟桃力民	33
第三节 乌审英勇人物	46
第四节 路子走对啦	54
第五节 扎莎克事变	59
第六节 东西乌审的斗争	70
第七节 坚守革命根据地	72
第五章 解放伊克昭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	75
第一节 民族风波	75
第二节 斗争复杂的阿拉庙	78
第三节 ‘放虎归山’ 难争取	92
第四节 二月和八月指示	96
第五节 乌拉尔林降灾难	104
第六节 配合‘围榆引胡打马’	106
第七节 坚守咽喉要道	110
第八节 准格尔的游击队	112
第九节 活捉警备司令	121

第十节 第二次叛变	124
第十一节 和谈的背后	128
第十二节 伊盟社会梗概	134
第六章 围剿毛乌素残敌	137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后伊盟普遍实行了民兵制度	157
第一节 普遍实行民兵制度	157
第二节 民兵在土改和生产运动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162
第三节 实行义务兵役制圆满完成征集250名新兵的 任务	164
第八章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开展全民皆兵运动	167
第一节 民兵要占总人口的40%	168
第二节 把屁股坐在民兵工作上	172
第三节 整风整社中的民兵工作	176
第九章 认真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	180
第一节 民兵建设的方向	180
第二节 对民兵工作“三落实”情况进行大检查	182
第三节 鄂尔多斯红旗民兵连	185
第四节 轰动东胜的比武大会	190
第五节 全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民兵训练获得好成绩	192

编 者 的 话

《伊克昭盟武装斗争史料》的编写工作 是在伊克昭军分区党委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现已初步编写出来。

《史料》，是根据有关伊克昭盟武装斗争和民兵历史资料、革命回忆录和走访开辟伊盟根据地的革命老前辈编写的。承蒙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资料，谨此致谢。

我们在搜集《史料》时，得知伊盟民兵历史资料，在前些年，有一部分已被焚毁。加之我们对有关这方面的现有资料，搜集也极不完全系统，真是挂一漏万。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深感对伊盟武装斗争历史知识的贫乏，许多历史事件，又没有亲身经历。尤其编写者水平低，错误之处，定会不少。恳切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提供资料，多加指正，以便充实修改，日臻完善。

一九八〇年

伊克昭盟武装斗争史料

在长期反抗帝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封建王公的统治和压迫的斗争中，蒙古族人民创造了多种多样的革命斗争形式。活跃在伊盟的“独贵龙”运动，就是农牧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蒙古族人民与王公军阀的重要斗争形式之一。历史上的“独贵龙”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以前，称为“独贵龙”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期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期，内蒙地区的我地下党组织利用“独贵龙”这个传统的斗争形式，在伊盟开展蒙古族地区的革命斗争，称为“新独贵龙”运动。这是内蒙地区我党领导下群众性武装斗争的发端。

第一章 “独贵龙”运动

(一八五八年至一九二三年)

第一节 “独贵龙”运动的兴起

“独贵龙”，蒙语环形的意思。参加“独贵龙”的人，开会或签名时，均环列成一个圆圈，以表示在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中，互相结盟，兄弟平等，生死与共。这种组织形式，使敌人难以找出运动的领导者，不易遭敌破坏。这是蒙古民族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传统斗争形式，它为以后伊盟广大蒙古族人民历次反帝、反封建和反大民族主义斗争时所采用。

“独贵龙”运动是在太平天国“人人平等”的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伊盟的“独贵龙”运动，最早发生在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一带（年代不详）。乌审旗的“独贵龙”运动，最初发生在一八五八年，当时，乌审旗封建王公、台吉向人民征收税役日益增多，激起了广大牧民的极大不满。终于爆发了以反对挤奶、农耕劳役和兵役为斗争目标的“独贵龙”运动。“独贵龙”牧民选出首领，提出要求，然后“独贵龙”首领千里迢迢亲临盟长住处，控告乌审旗的封建王公。当时盟长正值鄂托克旗王爷担任，盟长迫不得已，减轻了赋税，禁止了征用劳役。这时正是一八五一年洪秀全领导的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爆发后的第八个年头，也是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

了极盛时期。太平天国运动给‘独贵龙’运动以很大影响和推动。

乌审旗发生规模较大的一次‘独贵龙’运动，是在一九〇四年左右。在这几年前——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人民，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它给乌审旗‘独贵龙’运动以极大影响。这次‘独贵龙’运动持续时间较久。当时，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侵入与内地商业资本的扩张，促使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刺激了封建王公贵族享受的欲望。乌审王爷查格德尔色楞等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越来越大的私欲，对广大蒙古人民的剥削压榨日益繁重。赋税徭役多如牛毛，如牲畜税、人头税、向蒙古人要的地税——常差等；至于临时征要的赋税徭役更是名目繁多，造成广大蒙古族人民穷得一贫如洗，一年四季衣不遮体，积年累月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

王爷却住在富丽堂皇的王府里，身穿绫罗绸缎，摆羊贝子，痛饮美酒，纵情欢乐，通宵达旦，过着奢侈豪华、荒淫无耻的生活。王爷追求享乐达到异想天开的地步，他久居毛乌素沙漠之中，却想进城游逛，欣赏繁华城市景色。他费尽心机，想尽办法，到处搜刮民脂民膏。经过很长时间的精心准备，精选了七十多峰骆驼，驮着金银财物，选择吉日良辰，带上妻子，常差跟随，赶上骆驼，起程出发，到归化城去。在那交通闭塞的时代，骆驼素称沙漠之舟，每天也只走数十里。王爷进城心切，不管烈日当头，炎阳爆烤，还是

狂风怒吼，沙袭石打，象鬼迷心窍似的盼着及早赶到归化城。到达归化城不久，王爷便将搜刮蒙古族人民的血汗——大量的金银财物挥霍一空。最后，连骆驼都卖了，作为盘费，才返回王府。

乌审旗的土地和牧场，名义上属于全旗所有，实质上所有权属于王爷。本旗王公贵族、台吉和召庙虽无所有权，但有占用权和使用权，他们都占有一定的土地和牧场。一般牧民对牧场有使用权，但要向王公、台吉交“阿拉巴”（银子和牲畜等）与服徭役。如要耕种土地经营农业生产，须得到王爷或官吏的批准。当时，王爷贵族、台吉、召庙和白音（富裕牧民）都使用大块土地，雇人或租给汉人耕种，以种地增加收入。贫苦牧民因繁重的徭役赋税所迫，也不得不耕种小块土地维持生活。

查格德尔色楞王爷是个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人。他为了掠夺人民更多的劳动果实，梦寐以求想当盟长。他找来左右亲信，给他出谋献策，想出一条坑害蒙族牧民的诡计：将乌审旗全旗土地第三次报垦绥远垦务局，金钱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钱贿赂盟长。

全旗草场被开垦，它将使牲畜缺草吃不饱，阻碍牲畜的繁殖生长；它将破坏草场，土地沙化，寸草不长；它将给蒙古族牧民生活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这是一条绝路，一定不能走！于是，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极大不满，一致奋起坚决反对报垦全旗土地。随即又爆发了“独贵龙”运动，参加这次“独贵龙”的人非常广泛，几乎是

全旗性的，但参加的目的不一样，因各阶级的利益不同。广大中下层牧民主要是反对封建徭役和苛捐杂税，出卖全旗土地，又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活。富裕牧民、王公、台吉和中下级官吏，主要是反对卖地，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剥削利益，其中也有个别同情劳动牧民所受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独贵龙’首先是由劳动牧民组织的，参加者以劳动牧民为主。后来因形势所迫，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不少封建贵族和官吏也先后参加了‘独贵龙’，有的逐渐还成为‘独贵龙’的领导者。

这次‘独贵龙’运动，先从乌审旗河南区开始，最初仅四、五个‘独贵龙’起来反对开垦全旗土地。这个动向，王爷视如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给人们头脑中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观念。王爷说要开垦土地，人们只有唯命是从，谁敢反对！

一九〇五年，绥远垦务委员与王爷的官吏，带了几十个侍从，策马南行，风尘仆仆赶到河南区，准备着手大量土地进行开垦。当地牧民对这些‘不速之客’，也早有准备对策，立即一传十，十传百，振臂一呼，组织起‘独贵龙’，牧民个个怒形于色，把这些‘不速之客’团团围住，大有一决雌雄阵势。他们见此情景望而生畏，急忙收拾摊帐，灰溜溜的走了。

“独贵龙把开垦土地的人赶跑了！”这一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

迅速传遍乌审旗各个角落。广大牧民听到喜讯，受到鼓舞，很快就发展组织起十二个“独贵龙”，即：陶利纳林独贵、沙利独贵、达卜察克独贵、哈留图独贵、特木尔敖包独贵、巴彦陶劳盖独贵、宝日可丹独贵、朝代独贵、胡吉日图独贵、巴奔代独贵、喜巴尔独贵及河南独贵。独贵规模多至四、五百户，少的也有百户左右，每户都有一两个男子参加。

一九〇六年正月十五，乌审旗十二个“独贵龙”在哈留图庙庙会集会。牧民们欢天喜地，从全旗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汇聚到哈留图庙，参加这一盛大集会。会上，宣誓反对王爷横征暴敛命令、反对徭役赋税，反对私卖土地等。会议决定：在哈留图庙建立乌审旗统一的领导机构——局子（即公会），指导和管理全旗“独贵龙”的活动，由十二个“独贵龙”轮流值班，每次值班十多天。乌审旗“独贵龙”的局子，成为全旗唯一的权力机关，广大蒙古族牧民有什么纠纷或问题，都由“独贵龙”处理解决。会议决定，一经传出，牧民们高兴的畅饮美酒，欢呼跳跃。

在“独贵龙”兴起时期，徭役免除，赋税很轻。“阿拉巴图”（平民）不向王公贵族和台吉白尽封建徭役。过去王爷征要的赋税、常差、骆驼税和地盘钱等，现在都交给“独贵”，有的减半，穷人免交，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封建剥削与压迫，自己管理着自己的事情。这对牧民是天翻地复的大变化、大喜事。

“独贵龙”运动的蓬勃发展，形成强大的势力。王爷在“独贵龙”强大阵势面前，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改变原在乌审旗设立垦务分局的打算，由原来报垦全旗土地，改为出卖全旗土地一半。广大牧民对此态度非常明确，坚决不同意，一致表示：宁肯骨头烂在这块土地里，也不迁移。“独贵龙”在牧民的支持下，对于出卖全旗土地一半的主张，也坚决不答应。并将这一事件上告盟里。

盟里收到乌审旗“独贵龙”的告呈。看到这次“独贵龙”运动万众一心，声势浩大，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做出让步。盟里紧急派出委员到乌审旗审理此案，经和几方协商调解，决定惩罚王爷一千两白银，不准出卖土地。同时，提出希望“独贵龙”解散，仍把权力交给王爷，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

后来，王爷和“独贵”一些领导人协商同意，以“霸草碧滩”（献给皇帝的草场）名义，开垦了十里地。

“独贵龙”运动的兴起，把几千年封建王爷的政权打个落花流水。从此，王爷视“独贵龙”如洪水猛兽，严加防范，唯恐其冲掉或淹埋。所以，王爷整天悬心吊胆的过日子，心神不定，惶惶不可终日。从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独贵龙”，现在却变成神圣不可侵犯而受人崇拜的组织。它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第二节 “独贵龙”总部的成立

乌审旗各个“独贵龙”，经过数年的协商酝酿，于一九一二年

成立了乌审旗“独贵龙”总部。乌审旗“独贵龙”总部根据牧民们的意愿，明确提出：取消王公的一切赋税，王府征要任何东西，不能直接向牧民摊派勒索，统由“独贵龙”办理。这些规定，使王公们的威风受到沉重打击，牧民们的负担大大减轻。

这时正当辛亥革命时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十七省区的代表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二月十二日，清朝皇帝退位。随同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的垮台，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也就结束。

这次“独贵龙”运动受到了辛亥革命的推动，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大男女老幼蒙汉族群众都动员起来，踊跃投身“独贵龙”运动。“独贵龙”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有了广泛牢固的群众基础。

这次“独贵龙”触动了王府伪职人员的心灵深处。他们看到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独贵龙”运动，感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是，有中下层参令十个，台吉十二个，背弃伪职也参加了“独贵龙”。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王爷的基石，其宝座摇摇欲坠。

第三节 初露头角斩诰命

乌力吉吉尔格拉（即席尼喇嘛），是这次“独贵龙”杰出的领导与组织者之一。他是乌审旗人，出身于贫苦牧民家里，从小给人放牛，饱受剥削与压迫。他在旗衙门当过五年差役，在此期间，由

于自己刻苦学习，有了写作能力，曾担任旗衙门的笔帖式（文书官的领导）。但他出身低微，在旗衙门里，既要受封建世袭统治阶级的歧视，又要遭受封建官吏残酷压迫与剥削。他忍无可忍，气愤之下，毅然退职剃发当了喇嘛，因此被称为席尼喇嘛（席尼喇嘛，即新喇嘛的意思。凡有妻子半路出家者，均称席尼喇嘛）。

在如火如荼的“独贵龙”群众运动的影响下，席尼喇嘛满腔热忱地参加达布察克“独贵龙”的活动。达布察克是乌审旗王府所在地，是乌审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乌审旗各阶层人物荟萃的地点。在实际斗争中，席尼喇嘛全神贯注地投身于“独贵龙”运动，他初露头角，显示出其特殊才能和本领，深受群众的信任。他逐渐成为乌审旗达布察克“独贵龙”的首领之一，被推上新“独贵龙”运动的历史舞台。

“独贵龙”群众对王爷的诰命夫人荒淫无耻、糜烂生活反响强烈。一九一五年，席尼喇嘛在“独贵龙”群众的要求下，代表群众联名将诰命夫人的腐朽淫乱生活书写了九大罪状，通告给王爷，令其制止。使王爷在大庭广众面前现丑。

在“独贵龙”群众的强大舆论下，盟长迫不得已，才将乌审旗王爷职务革除。王爷痛心疾首地把印交给了西协理掌管，这对王公们是个当头棒喝！他们对席尼喇嘛和“独贵龙”恨之入骨！“独贵龙”群众的斗争信心，却大大增强。从前被封建统治者看成贱人一

类 现在却变成威风凛凛、扬眉吐气的人。使毛乌素沙漠草原里的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什么人，都承认“独贵龙”运动，真有威力！

席尼喇嘛对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亲眼所见；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亲身感受；对封建统治者为所欲为，早已厌恶憎恨。一九一七年十月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激起了席尼喇嘛心田里的波澜，拨亮了他的心灵，顿开茅塞，革命决心更加奠定。

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将乌审旗王爷赶下了台。但是，王爷利令智昏，重温旧梦，特别是没有把掌握军政大权的诰命夫人推下台。她妄图卷土重来，重掌大印。诡计多端的诰命夫人，暗地勾结反动军阀，威逼利诱西协理，又将大印夺去。夺印消息传开，“独贵龙”群众义愤填膺，一致要求铲除祸国殃民的诰命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席尼喇嘛派人杀死诰命夫人。人们拍手称快，称赞是替民除害，并把印夺回交给四王爷。

第四节 被捕、释放、旅居

王爷图谋报复，企图阴谋陷害“独贵龙”的领导。恰巧“独贵龙”内部出了个叛徒——旺楚克拉布丹，他因私仇组织了七十个“安答”（盟友）和席尼喇嘛的六十个“安答”相对抗。王爷早已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今见有机可乘，便向各旗求援兵，以便围捕

‘独贵龙’领导。一九二〇年夏季，乌审旗王爷从数百里之遥，借来达拉特旗匪兵，将席尼喇嘛和‘独贵龙’的其他领导人逮捕。接着，王爷命令宣布：没收‘独贵龙’一切财产，惩罚‘独贵龙’群众许多白银。给席尼喇嘛扣带八十多斤的索链，监押在嘎音图庙。对他施用各种酷刑，让其招供杀死诰命夫人的罪状。他坚贞不屈，绝口不招。王公贵族便起了杀害席尼喇嘛的念头，但又不敢亲自杀害，唯恐‘独贵龙’群众不依，引火烧身，招架不住。王公暗给独立大队匪徒格尔迪吉亚，贿赂大量白银，想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杀害席尼喇嘛。但因白银未及时交付，匪徒格尔迪吉亚也害怕群众，找他算帐。阴谋诡计没有得逞，才将席尼喇嘛释放。

席尼喇嘛虽被释放，但行动受到监视，身不由主。一九二一年春，席尼喇嘛去了北京，开始颠沛流离、坎坷不平的生涯。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时期，又返回乌审旗。不久，王公又派人来提。席尼喇嘛被迫躲藏，受到群众保护。同年七月，蒙古在苏联的帮助下，推翻了反动统治，成立了革命政府。

席尼喇嘛得知蒙古人民共和国诞生，心驰神往学习革命经验。他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召集一起，酝酿派人去蒙古的事宜。大家听说派人去蒙古，无不欢欣鼓舞。但是，要有人从中介绍。几经打听，知晓扎莎克旗旺丹尼玛在蒙古有熟人。于一九二三年，席尼喇嘛带领十几个人，身带旺丹尼玛的介绍，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奔赴蒙